



羽

YuBai
qingdingsansheng

情定三生

沧海夜
暮
作品

白

美籍华人作家

沧海夜暮

华 美 巨 献

晋江文学城过万收藏
千万读者含泪感动推荐

国内首席插画师倾情绘制封面

【全新修订+最新番外】
至臻典藏之作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AI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羽

YuBai
qingdingsansheng

情定三生

沧海夜
暮

作品



白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羽白 / 沧海暮夜著. -- 南昌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5. 2

ISBN 978-7-5500-1215-8

I. ①羽… II. ①沧…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21497 号

羽白 (全二册) 沧海暮夜 著

出 版 人	姚雪雪
责任编辑	刘 云 黎紫薇
封面设计	荆棘设计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A 座 9 楼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燕鑫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 张	40
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50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1215-8
定 价	59.80 元 (全二册)

赣版权登字 05-2015-5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网址 <http://www.bhzwyy.com>

图书若有印张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即便全世界都说事实是这样，玄峥，可我还是信你，你需要的，我便给你，或者，还你。”

修为尽散，形神俱灭，这样之后，一切就能结束了吧？

“我一直是一个赌徒，清儿，赌上你我的一切，换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

剥皮剔骨，抽筋易血，若我不再是我，路会不会有所不同？

花开花落，物转星移，一万年后。



CONTENTS
目录

上册

第一章	/	001
第二章	/	017
第三章	/	039
第四章	/	057
第五章	/	079
第六章	/	103
第七章	/	121
第八章	/	141



CONTENTS

目录

上册

第九章	/ 161
第十章	/ 179
第十一章	/ 199
第十二章	/ 223
第十三章	/ 243
第十四章	/ 254
第十五章	/ 275
第十六章	/ 296

第一章

在去往丰州的官道边上有个小茶寮，过往的商旅路人都喜欢在那里歇口气喝杯茶。管着这茶寮的李伯今年五十有二，他和老伴经营着这个茶寮已有三十年了，三十年如一日地煮茶，也三十年如一日地为前去丰州的商旅介绍丰州的名胜美景还有土特产，这不——

“说起白羽阁，那真是绝了，听说连京城里的贵族也来这里买酒——不对，他们叫做求酒！”李伯动作麻利地往杯子里面添茶，一边对桌边的两位锦衣公子说道，“那个白羽阁的主人从不卖酒，只接受以物换酒。”

李伯从来自诩没什么眼力，可是面前的这两位公子就算是再没眼力的人，也能看出其非富即贵，不对，是又富又贵。若说寻常衣着显贵的人坐在这茶寮，总会显得格格不入，可是这两个人，却偏偏好像让整个茶寮也都跟着亮堂了起来。

两位公子都有着形容不出的俊俏。鸦青色袍子的公子浑身上下冷得就像那千年玄冰似的，墨色袍子的那位公子脸上倒是透着些许的暖意，可不知道为什么，他却更加让人不敢直视。

“以物换酒？有趣。”墨衣公子说。

穿鸦青色袍子的公子似乎有些不屑一顾，眉头微挑，说：“我猜那个主人一定非名珠宝器不换。”

李伯接着说：“那老汉就不清楚了，不过十几年前好像听人说过，那阁主人极其随性，高兴时，给他高歌一曲就可斗酒十千，没兴致时，便是



百斛珍珠也难引得他多看一眼，更别提换得美酒了。”说完，李伯看到他桌上的客人招呼着添茶，便过去了。

“丰州何时出了个这样有趣的酒阁，我竟不知晓。”墨衣公子说。

“夕墨，你有多少年不曾踏足丰州了？”冷面公子表情未动，垂下眼喝了一口茶，然后问道。

“三四百年了吧。”夕墨执起扇子轻轻抵了抵额头，然后说道，“可惜了，一会儿要直接起程赶往沧州，不然还真可以去见识一下那白羽阁的酒是不是比我们启云泽的更好。只希望等我回来时，那里别早已物是人非了才好。”

“这你似乎不必担心。”

“枫，此话怎讲？”

“那白羽阁的主人我虽不曾见过，却听族人说也是我们的族人。”被叫做枫的冷面公子说。

“我们的族人……白羽阁……”夕墨以扇敲桌，然后笑了笑说，“难道是三尾羽族？我倒不知道羽族那些惫懒的家伙什么时候学会酿酒了。”

“不奇怪，九尾一族不也出了你这样一个怪胎？”冷面公子说。

“还真是不客气啊，冷枫。”夕墨摇头说道。

冷枫没有回答，只是放下茶杯，看了看天色，然后起身，说道：“我该回族中了，望你此行一切顺利。”

“多谢。”夕墨说完，看着冷枫点头，转身，然后几乎是一瞬间便消失在茶寮中，却没有被任何人觉察。

饮尽杯中茶，在桌上留了些碎银子后，夕墨也消失在茶寮中。整个茶寮二十来个人，只有添完茶水的李伯恍惚地想了想刚刚那两位高贵的公子去了哪里，这念头却也立刻就被抛到脑后了，因为他看到了个不算熟人的熟人。

“金公子，又去白羽阁喝酒？”李伯看见那个似乎就把金线穿在身上的公子，招呼道。

“是啊，又找到几个小玩意儿，一会儿去找阁主把玩把玩。”金衣公

子笑眯眯地说。

“行了金焕，不要再炫耀了，常去白羽阁的谁不知道你跟羽飞扬关系好，你就算不拿那些好玩的小玩意儿，一样还是能喝到酒，跟我们可不一样。”一个看起来跟满身金线的金焕完全不搭的粗衣壮汉一拳打上金焕的肩膀，貌似很是义愤不平。

“这……郎兄说的好像也是事实。”金焕脸上有不加掩饰的得意，回答。

“行了，今天你给老兄说说情，让飞扬也给口酒喝。”说着，那壮汉就同金焕一起离开了茶馆。

而此时的白羽阁……

最近常常出入白羽阁的人都知道，阁主羽飞扬心情不太好，因此都乖乖地回家自己享用去了，所以这一阵子也没出现羽飞扬跟他的一众狐朋狗友勾肩搭背举杯畅饮的情景。

掌柜柳沐风算完了账，走进内间，就看见羽飞扬双手搭在脑后，眼睛半眯着，双腿落在桌上，明明生着一副就算是圣人看了都会动心的脸，却被那姿势那表情糟蹋得一塌糊涂，可恨那个金焕还说什么“飞扬如此别有一番潇洒与落拓之意”。想到这儿，柳沐风就恨得有些牙根痒痒，清俊的面容因此而显出了些许的妖冶。

“羽白，今天就是你娘信中规定的最后时日了。”柳沐风没有如往常一样叫他飞扬，今天选择了叫他——确切地说，是她——的真名。

羽白，三尾赤狐，一千岁，羽氏一族族长之女。

从羽白出生开始，她就是所有赤狐一族茶余饭后谈论的话题。

据说，羽白的娘在跟羽白她爹去钟离山祭奠天狐颜清的时候迷了路，无意中走到一个山谷里面时，发现了一株生着一串彩色葡萄的葡萄藤，羽白的娘一时嘴馋，就把那串葡萄都吃掉了。后来，羽白的娘发现自己怀了孕。又过了十年，羽白的娘生了羽白。

狐族从怀孕到分娩一般只需要三到五年，可是羽白却整整折磨了她娘亲十年。所以当羽白出生的时候，几乎族里面所有的狐狸都带了贺礼来，



这是连羽白的大哥——赤狐下任族长出生的时候都没有享受过的待遇。当然，他们的真实目的只是想来看看这个欺负了她娘亲十年的小狐狸究竟什么样子。可是让大家失望的是，羽白出生时就是一个丑兮兮的无毛狐狸。众人感叹着这孩子不过如此，便不再谈论这小丑狐狸，而是改吃宴席了。当时并没有人把那个小狐狸放在心上。

羽白一百岁的时候，向来散漫的赤狐族人礼貌性地到一族之长家来给小寿星贺寿。可是令大家下巴脱臼的是，迎接他们的居然是一个七八岁的小娃娃！是已经成人形的小娃娃！

要知道，赤狐一族虽生来仙胎，却是仙狐中法力偏低的一族。如果修炼努力，那么大概在赤狐三百岁的时候可以修成人形。但是赤狐们大多性子懒散，再加上族里信奉着“无为而治”，将老庄的逍遥道发挥了个彻底，所以在修炼上面相当随性。在赤狐的领地青兮山，你经常可以看见胡子一大把的老狐狸躺在树上晒太阳，好几百岁的狐狸在地上疯跑疯玩。所以，这个一百岁就可以幻化成人的羽白，自然再次成了人们谈论的焦点。

不过，大家伙儿观察了羽白一段时间，发现她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刻苦修行，于是大家就把羽白的奇特归结到了她娘吃的那串七彩葡萄上面去了。一时间，钟离山上的葡萄被赤狐们吃了个精光，最后连葡萄藤都给挖出来吃了，但是也没见到谁生了个像羽白这样的孩子。

赤狐一族擅长使用火类的仙法，从羽白第一次修出人形的时候，羽白的娘亲就开始教她一些入门的仙法。羽白听她娘亲说那些复杂的仙法奥义的时候，一直都很安静，没有什么疑问，好像什么都能理解得很好。终于，在羽白娘亲很欣喜地看见羽白终于露出疑惑表情的时候，羽白娘亲停下来，准备回答羽白的问题。

当时羽白的问题是：“娘亲，我们不是狐狸精吗？为什么你开口闭口说的是仙法？”

羽白娘亲的性子在性格火爆的赤狐一族中绝对称得上温柔似水，可是在听了羽白的话以后还是忍不住给了羽白两拳。



“你以为你是一尾或者二尾狐狸吗？你可是为娘的吃了那串七彩葡萄生出来的，怎么能说自己是妖？”

她怎么可能不知道，在赤狐一族，她几乎就是葡萄的代名词了。羽白抱着脑袋，乖乖地点头，认真听讲，然后努力地修炼仙法。

与赤狐一族的本性不同，羽白很喜欢修炼，喜欢身体里的气息绕一个又一个周天的感觉。为此，羽白的爹给羽白单独辟出来一块地方供她修炼。所谓的一块地方，实际上是一个小山谷。山谷的一面是一个瀑布，瀑布下是一眼如翡翠般的深潭，而山谷的另外三面均是峭壁，稀稀疏疏地生着些歪脖子树，还有一些孤独地不知道成长了几百年都没人采的灵芝仙草。羽白在山谷里种满了葡萄和其他的水果，经常在里面一待就是几年，饿了就吃葡萄喝山泉，吃饱了以后就继续修炼。

这样，在羽白三百岁的时候，已经有她大哥一千岁时的道行了。

赤狐虽说在所有狐族中法力偏低，但是若论到容貌，那绝对是其他狐族都望尘莫及的。再加上赤狐一族有秘传的媚术，所以如果谁被赤狐看上了，那么就算你是生活在冰窟中道行上万年的龙，也会被赤狐成功点起火来。这也可以说是赤狐不喜修行的原因之一，因为赤狐一族更看重的是媚术，并以祸国殃民为荣。羽白很小的时候就能倒背赤狐的“族谱”了，所谓的族谱，就是她的哪个祖奶奶在哪朝哪代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最后倾得人家父子反目君臣厮杀……羽白的娘亲每次说起先祖的光荣事迹，都会满面红光，露出一脸向往的神色。

羽白曾经问过她娘亲都倾过谁，结果娘亲无限怨念地说，她不过倾过三朝的君主就被羽白的爹娶回家做老婆了。成了亲的赤狐无论公母都是忠贞不贰的，绝对一改成亲前的模样，该做好娘子的做好娘子，该做好相公的做好相公，生儿育女教育下一代。那些倾人倾城的事，就留给后辈去做了！

鉴于羽白修炼的良好成绩，大家都指望着羽白能出去媚得皇帝不理朝政，最后弄得个国破家亡、改朝换代。可是事实证明，大家对羽白的期望实在过高。

羽白四百岁第一次出山，带着大家的希望去倾国倾城，可是不到一年羽白就回来了，那个朝代还好好的没有一点动荡。大家都好奇地询问究竟出了什么差错，只见羽白苦恼地摇摇头说：“唉，那个皇帝才七十二岁，实在太小了。”

当时族里一个一万五千岁的母狐狸立刻就晕了过去。羽白的娘亲哭笑不得地告诉她，人类的寿命最多不过数十载，过了一百岁的那可都成人精了。最后羽白的娘亲为了挽回面子，只好说，七十二岁的皇帝实在已经是糟老头子，让羽白去实在太太材小用，等下任君主壮年的时候再让羽白去倾好了。

于是二十年后羽白再次下山，可是依旧无功而返。面对长辈们的盘问，羽白瞪着眼睛茫然地说：“他还不如上一个，二十几岁的人不是连毛还没长全吗？怎么倾？”

羽白的娘亲吐血了。

的确，在狐族中，二十多岁确实连毛都没长全，还是个吃奶的小娃娃，可是那不代表人也是那样的！羽白娘亲很头痛要怎样跟羽白解释清楚，让她明白那个并不存在的“不可逾越的鸿沟”。

不过，有了这两次经历以后，羽白认为去倾人家实在没什么意思，于是不再热心，躲进她的小山谷继续修炼吃葡萄去了。无趣，就是羽白对自己两次出山经历的总结。她不明白，为什么宫里的人嘴里说的和心里想的不一樣。她用读心术一读就明白了那些宫女太监妃子都在想些什么，可是偏偏没有一次想的和说的是相符合的。

当然，这一点羽白没敢跟自己娘亲说，因为好像族里的人并没学会读心术，她们也不是靠读心术立足后宫的。所以如果告诉她们自己会读心业绩还这样惨淡的话，怕是会被鄙视一辈子。

事实上，羽白已经被鄙视了。羽白修出人形以后整整六百年的时间里，别说去倾个国，就连被羽白媚到上门求亲的熊精虎仙都没有。这对赤狐一族来说，不得不说是个耻辱。要知道，一般赤狐在修出人形的一百年内，



最少也能引来几十个仙子妖精来求爱，可是羽白……真是惨不忍睹！其实大家不知道，每次羽白出门都会幻化成男人，所以就算有那么几十个喜欢上羽白的，也都碍于性别，把那份感情“深深地埋在了心底”。

这样，羽白又浑浑噩噩地过了三百年。当羽白的修为再一次大成的时候，羽白的大哥为了给羽白庆祝，特地带羽白到人间去游历一番，将人间的赌场青楼酒家都玩了个遍。羽白惊奇地发现，原来人间并不都像宫廷那么无趣，原来除了倾人国这样无聊的事情，人间还有这么多好玩的事情！

从这以后，羽白就不那么醉心于修行而是爱上了在人间游玩。当然了，羽白从来都是以男人的形态在人间行走的。这样一来，倒也结交了不少的花魁小姐千金公主什么的。羽白娘只以为羽白是在外面专心地倾国，不知道如果她了解了羽白的行径后，会不会再次气得吐血。

之前在山谷修炼时，羽白每年都会把吃不了的果子收集起来酿成果子酒。最开始只是尝试，谁知道酒越酿越好，羽白也越喝越上瘾，后来干脆专门在民间消磨了几十年，在一家酒坊从学徒做起，好好地磨炼酿酒技艺，到后来，就连羽白爹和羽白大哥也耐不住那酒香，时不时到羽白那山谷里挖酒喝。后来羽白流连于民间，不愿回家听羽白娘唠叨，又馋酒馋得不行，干脆一股脑儿把那些酒都搬到了丰州她的住处去。后来也不知怎么的，上门求酒的越来越多，从达官贵人到街边的醉汉，从山怪到妖精，后来羽白不胜其烦，干脆立了个以物换酒的规矩，雇了一个掌柜，最后又借着醉意，在门边墙上写了“白羽阁”三个字，这酒馆就算开张了。做完这些，羽白自称“甩手东家”，然后又自由自在地在人间玩了三百年。

羽白不知不觉地快长到一千岁了，而羽白的那间酒馆也成了黄金老字号。终于有一天，羽白被她娘以三尾族人不可不从的族长信印召唤回来了。

快一千岁了，别说一个，连半个被羽白倾倒的都没有。到了一千岁还是一个处狐狸的赤狐会被所有人唾弃的。羽白很幸运地马上就要成为这个队伍里面的第一人。其实如果就仙法来说，族中一万岁以下的狐狸已经无能出其右者，可是无奈，三尾赤狐偏偏更看重“魅惑”的业绩。

“你的修行怎样？拜托，现在又不是战乱时，要那么多精纯的修行干什么？”

这是羽白大哥对羽白说的。万年前，龙族与狐族大战，双方都损失惨重，狐族损失了唯一的修炼出了十二尾的天狐颜清，而龙族则失去了太子玄崢。两族在战争后都发誓要永葆和平不再发起战争。如果龙族和狐族都已经交好，其他那些小族里，还有谁敢来招惹狐族？

“沐风，这次回家我的狐狸皮就要被我娘亲剥下去了。”羽白叹了口气，睁开眼睛，放下手收回脚，重新变成了那个众人面前的翩翩佳公子。

“我倒觉得你娘把你直接塞进洞房的可能性比较大。”柳沐风莞尔道。

“你就幸灾乐祸吧。”斜了柳沐风一眼，留恋地看着自己的酒馆，羽白抽了抽鼻子，又叹了口气，抬指掐诀，下一刻就消失在房中。

话说羽白忙着回青兮山，倒是忘了自己仍着男装这回事了。当羽白的娘看到穿着一身粗布青衫的羽白出现在自己面前时，忍不住失声痛哭。

“羽白呀，为娘的对不起咱们羽氏列祖列宗呀！”哭天抢地的声音一波又一波地冲击着羽白的耳朵，如果娘亲的情绪允许，羽白很想问问娘亲是不是练了别族的音波功。但是看着娘亲那寻死上吊的架势，羽白很识相地闭了嘴。

“羽白呀，娘只以为你是不经世事，在复杂的人间斡旋不开，这才叫那个模样媚术都远不及你的邻家丫头抢了那祸国殃民的荣耀呀！可你，你在外居然扮作男子！如你这般模样，哪会有男人亲近你？会有人上门求亲才怪了呀！”

羽白偏爱男装并习惯性地敛去一些容貌也不是没有原因，一来她本来就性子淡然，少了很多赤狐女儿天生的媚态，出去行走，根本没人相信她是三尾赤狐一族的族人。二来，羽白自从那次跟大哥出去游历以后，就发现男装真的比女装方便许多，起码你不用走几步路就出手解决一个登徒子，更不会有整脚的人类道士跳到你面前大喊着捉妖。而扮起男人，羽白也越来越如鱼得水，到了最后根本不会有人怀疑羽白是女子，只会当她是个性



常俊美的妖精罢了。再加上后来羽白爱上了同朋友出没赌坊和烟花柳巷，就更是彻彻底底把自己当成男人了。玩起粗来，真正的爷们儿有时也是比不过羽白的。

说到羽白娘亲口中的邻家丫头，那是比羽白小两百岁的羽朵。她六百岁的时候才修出了人形，七百岁的时候就完成了更改朝代的大任，成功地在人间的史书“红颜祸水”那一栏中，加上了朵朵的名字。论模样，那羽朵生得确实一般，但是放在狐族可称得上是中上之姿，放在人间更是国色天香，也够把一个四十几岁的君王迷得不分东西不辨南北了。论媚术，她在修行上向来懒散，仙术修为远不如羽白精纯，高深的媚术她也不过是学了个皮毛，与已经练到了媚术最后一层的羽白更是没法比。两人的相貌修为和取得的成绩完全不成正比，这一直让羽白娘亲和整个族人迷惑不解。

难不成，羽白娘那时吃的七彩葡萄实际上是一串带着诅咒的葡萄？诅咒羽白一辈子勾不来男人、一辈子嫁不出去，注定当赤狐一族最天才的耻辱？

其实有一点羽白的娘说错了，在外面，并不是没有男人亲近羽白。想她羽少闯荡人间这几百年，也是小小地混出了名堂。羽少那浑然天成的一派潇洒倜傥的风度，也把那些稍有小成的蝴蝶精、蜘蛛精迷得晕头转向。说到男人，羽白细细算过，也曾有那么两个人拍着羽白的肩膀说：“羽少，若你生成女儿身，在下就算死也会把你娶到手！”对这些男人，羽白可从来都没有动用过她的媚术。但是羽白没好意思把这个跟娘说，因为只有两个，实在太惨不忍睹，跟没有是没什么区别的。

“娘亲，叫我回来有什么事？”打断了羽白娘亲对第七十八个羽家前辈光荣事迹的叙述，羽白开口问道。羽白知道，如果不打断她，那么她娘亲绝对有实力从第七十八个说到第七百七十八个。没办法，谁叫羽家在这方面真的是能人辈出，绝对长江一浪推一浪，一浪没死一浪上，最后江湖海上全是浪……

被打断后，羽白娘亲愣愣地盯着羽白，好像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该说什么。在重新看见羽白一派清爽的男装后，羽白的娘亲又开始号啕大哭起来。

“羽白呀，你要娘怎么跟你爹交代呀，左邻右舍来求亲的从来就没断过，为什么咱们家的门槛就连个踩的人都没有，娘活不下去了啊！”

在赤狐一族中，女子到了待嫁的年龄，都会使出浑身解数去外面诱惑男的、雄的、公的各种生物，并以谁家求亲的数量多为荣。

在青兮山脉，你经常能看到相貌倾城的赤狐慵懒地倚在门口，慵懒散漫却媚态横流地拒绝上门求婚的人、精、妖。每每看到这样的场景，羽白就会莫名觉得寒冷，只好加快速度回到自己的小山谷挖出几坛子酒喝来暖暖身子。无数次，羽白都怀疑自己是被娘亲抱来的，不然怎么会与赤狐一族如此不合群？若不是羽白的长相绝对是赤狐一切美好的集中代表，怕是羽白的爹都要怀疑是不是自己老婆红杏出墙了。最终，羽白的爹也只好在羽白娘亲一次又一次哭诉过后，拍着羽白的肩膀说：“孩子，你若真的嫁不出去，爹爹养你一辈子。”

“娘亲……”羽白目光略带着些幽怨地望着娘亲，一改在人间的模样，轻声细语地说。

见羽白这梨花带雨、我见犹怜的模样，羽白娘终于发现羽白还有救，于是也就渐渐平静下来，对羽白说：“羽白呀，你也快一千岁了。”

“九百九十岁。”羽白冷静、准确、清晰、明了地报出自己的年龄。

“再过十年，九尾一族的夕墨就要回来过三千岁生日了。”娘亲没有在意羽白小小的反抗，继续说。

夕墨？此狐放眼整个狐族，谁不知，谁不晓？

他是九尾白狐一族族长的儿子，九尾一族的下任继承人。传说，他还没满一千岁，他家的门槛就已经被媒婆踏平了十次。他家的门槛可是用千年杨树精送的树根做的，其耐磨程度可想而知。这样都被踏平了十条，其抢手程度更是可想而知。

传说夕墨第一次修出人形的时候，就引得家里的侍女发了整整一个月的痴，以后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凡是见过夕墨的女性、雌性无不为其痴迷，最后竟险些在狐族中引起内乱，真正称得上是“蓝颜祸水”。后来九尾白



狐的族长，也就是夕墨的父亲大人，终于心疼自家的千年杨树门槛总是被踏平，从而把夕墨赶出了家门，让他不到三千岁不要回来了，到外面好好游历好好修行。

游历在外的夕墨依旧不懂得收敛是什么意思，之前他祸害的只是他们九尾一族，离家以后祸害的就是整个人间和所有妖精。就算是待在丰州那种小地方，羽白也听说了不少跟夕墨有关的风流轶事，什么白虎族的公主为了夕墨打算跟猴族的大小姐决斗，什么某朝的公主只因为某次的惊鸿一瞥，就离家为寻找爱人而远走天涯。

据说夕墨嗜穿墨色丝袍，天蚕一族的族长就送了夕墨整整五件满丝所制的墨袍。满丝是满月之丝，那必是修炼了千年以后的天蚕所吐。若算上十九年的所有的满月之日，天蚕不过能吐出满丝九两九钱，珍贵无比。那种丝水火不侵，若是不在利器中注五百年修为，是不可能将其刺穿的，寻常人穷其一生也得不到一两半钱，可是那夕墨竟能得到五件满丝制成的袍子！

羽白不过是一个在人间行走了几百年的不经世事的小妖精，虽是风流倜傥，可终究敌不过成熟老到的夕墨。且那夕墨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无一不通，更是让他的魅力直线上升，自然是羽白这个常年流连于酒家温柔乡和赌坊的不思上进的狐狸所比不了的。

羽白素来不喜别人拿自己同谁比较，可她结交的那些有些岁数的女仙无不一脸怅然地感叹，羽白有些夕墨的风度却还不及夕墨，便令羽白更加不爽夕墨了。

“哦，是夕墨公子回来了，那又怎样？”羽白摇开纸扇，漫不经心地问。

羽白娘看着羽白这个不经意的动作都如此男儿气，又开始老泪纵横。

羽白娘这样悲恸不是没有原因的。如今，从三尾狐狸到九尾狐狸这七族族长的孩子当中，不算羽白那个现在还在失踪不归家的大哥，共有七个——三男四女，这就意味着这七个门当户对的孩子有一个是嫁不出去的。而现在，整个狐族都在盛传那个“嫁不出去的狐”会是三尾羽氏的羽白。三尾赤狐的修为基本上从来都是排在最后，但是凭借着天生的容貌和柔媚，